

自述·回忆·专访

王大鹏 编著

丁聪 插图

百年国士

九五叟 顧廷龍題



之一 酒旗风暖少年狂



K820.7
W144



郑州大学 *04010760823V*

-25

酒旗风暖少年狂

王大鹏 编著
丁聪 插图

百年国士



K820.7
W144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国土. 之一: 酒旗风暖少年狂/王大鹏编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7206-9

I. ①百… II. ①王…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
—中国 IV. ①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219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百年国土

之一: 酒旗风暖少年狂

王大鹏 编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206-9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9 1/4

定价: 37.50 元

花溪高下綠舟載
笑歌輕偶效川江楫
忽傳號子聲

重慶南溫泉
襟詠之一

大鵬同志雅令

一九八零年夏葉聖陶



芳物逢搖落
姮娥耐九秋
綈衣人不見
獨上寺南樓
蘇曼殊詩應

大鵬全志屬書

平伯



清脫披衣尋杖藜
隔牆已見最繁枝
老人
生計酬清慮
在就寒光讀楚辭
秋直東園
涼如水
莫言山石
醉似沈因臥
小牕呼不起
空吹
松竹兩淒淒

東坡居士詩

靜農
癸未
龍坡文室

為天地立志為生民
立命為去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季羨林



一九九八年
十月

序一

季羨林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在共时方面，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无远弗届。在历时方面，它一定会代代传承，永不停止。

关于前者，我们先暂时不谈，而只谈后者。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出以下诸端：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也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其次是通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等，世袭罔替，一代传至一代。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国，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并不是人类的创造，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士”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

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我在上面提到了文化遗产的手段或工具，最后归结到人身上。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断。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可以为证。即以近百年的历史而论，又何尝不是这样？本书的编选者王大鹏教授，根据自己独特的看法，从过去一百年中选出了近50名“国士”，编成了这一本书。他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这些人都是为“此文化（指中国文化——羡林注）所化之人”。根据我的补充说法，“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传承此文化的人。我认为，我们俩的说法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再进一步言之，大鹏先生所选出的这近50名“国士”是否都够格、都恰当，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个人就不完全同意。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就连我们的关于文化遗产的看法，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同样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国士”们大体上能够得上传承文化的水平。

就我个人来说，我虽然同意大鹏先生的想法和做法，认为这很独特、很有意义，又蒙他垂青，索序于我，我已应命写成；但是，他把我也列入“国士”之中，即使我再狂妄，我哪里够得上什么“国士”呢？我实在是非常惶恐不安。但我想到，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所有的什么“贤”、什么“子”，比如“竹

林七贤”、“建安七子”之类的名单，都是良莠不齐的。数在近50名“国士”中，何不也让它良莠不齐呢？于是我不再抗争，滥竽其中，敬陪末座。

1998年10月6日

序二

杨 义

人性好奇，这话是有点道理的。没有好奇心的生命，大概已是一种苍老的生命了。宋朝的苏东坡被贬官黄州的时候，常常和客人说笑打趣，还强人说鬼，有推辞者，他就说：“姑妄言之。”贬官的挫折，是容易使人两鬓成霜的，苏东坡在这里以好奇心拒绝生命的苍老。进一步推想，这则掌故岂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透露了他在黄州贬所还能写出生命力充沛的《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某种精神秘密？

二十世纪末期的人们躬逢极好的历史机遇，可以大畅好奇心。因为当他们回眸百年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在古今社会转型、东西文化冲突的地平线上，曾经行动着一批批想把握历史命运，或受历史命运捉弄的大师名士、奇人怪杰。他们的许多奇事轶闻，往往在令人深思之时也令人解颐，生命之火为之一旺。王大鹏先生编辑的四卷《百年国士》，囊括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文化界的巨子名流四十八人，上自辜鸿铭、蔡元培、章太炎、张伯苓、于右任，中经陈独秀、鲁迅、熊十力、陈寅恪、胡适、钱穆，下逮傅斯年、罗家伦、成舍我、张大千、巴金。这些广泛搜罗于海内外书刊的自传、回忆和琐谈文字，颇有一些熔奇事、奇智、奇趣于一炉的笔墨，也许可以使人们从文化人型上去领略一部充满生命趣味的文化史。

文化史既存在着思想演进的逻辑，也存在着思想者的生命感觉，杂传杂录之所以能够与正史并存不废，就在于经过披沙拣金，可以发现其间有闪光的生命感觉。鲁迅说过：“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

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也就是说，此类文字是要以理性加悟性去阅读的。

比如，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道：“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的。（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虽然这里的结论有当事人只见树木、未见森林之嫌，但它对蔡元培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终而收孕育新思潮之功，作了富有生命感的注解。而且当事者取顾亭林“群言”、“饱无”之语自嘲，也显示了一种生命自信的诙谐。

中国史籍喜欢借奇人奇事，去蕴涵某种精神意义的内核，遂使这种精神内核入人心至深。如《史记》写张良之“圯桥纳履”、

蔺相如之“完璧归赵”、《晋书》写淝水之战的“谢屐折齿”，读来都脍炙人口。近代名流奇事，往往在狂傲中含有天真的生命趣味。比如袁宙宗的《章炳麟渊博怪诞》，写有一则“撒尿对骂当场拜师”：

章太炎在日本编《民报》之余，颇有余闲。一夜正在寓所写文章，忽闻窗外飒飒之音如瀑布下泻，一股腥臊的尿味足令人发呕。章太炎即时怒火中烧，开门大骂“王八蛋，没娘养的，不去厕所，随处撒尿”！楼上一位青年也报之以骂，彼此互不相让，几乎动起武来。邻居前来劝解，大家通过姓名。楼上青年才知道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赶快道歉，并愿拜在门下折节称弟子。这就是年方二十的黄侃。后来章太炎说：“余违难居东，季刚（黄侃之字）始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辞，已渊懿异凡俗。因授小学经说，时亦赋诗唱和。”他因为给季刚讲课，遂设“国学讲习会”于《民报》社……

两位国学大师的撒尿对骂的奇遇，使他们的名士派头和狂傲脾气跃然纸上，随之却是当场拜师，便在戏剧化中包含着天真。这则掌故如若属实，当为学术史描述他们的师承渊源之时，在他们古奥的学术语言之旁提供一种绘声绘色的生命阐释的可能性。

我常想，文化史和文学史是一种精神生命的行程，何必把它们写得味同嚼蜡？嚼蜡是嚼不出生命的滋味的。因此，文学、文化史是不回避那些查有实据、倍见精神的艺林佳话或文坛掌故的。问题是你要博览精研，能够以出色的理性和悟性，看出佳话掌故背后的精神文化意义，使人一晒读之后别会有会心。比如我著《中国新文学图志》之时，曾用过邵洵美绘赠徐志摩、陆小曼婚礼的茶壶茶杯图，旁边配有几句似诗非诗的话：“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当时只不过感到邵氏的逗趣过于甜昵，有失庸俗而已。当看到从海外刊物收集来的

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之后，才知道此图此语别有深意。

罗文说：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确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的一个引申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

如果把这个掌故和邵氏的图画相参照，我们便不觉邵氏的浅薄，反而会反省徐志摩的浪漫作风，以及徐、陆缔缘后他的诗文趣味的变化和转向了。

由于许多回忆文字，是人物谢世之后由他的朋友或学生写成，岁月早已使人物蒙上烟尘，所余者只是他极为独特且给人深刻印象的言行。这就使某些奇人奇语中包含着奇智，可使读者吟味出一些人生道理来。宁恩承的《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写道：“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浅出的俗语，南开学生在校所习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离校几十年后，多已忘了，而伯苓先生的话尚能记忆一二。一九四五年冬，先生七十生日，许多老学生来沙坪坝拜寿，周恩来也来了。我问他在南开所学能记得的事是什么？他说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说的一句话。在困难犹豫中要顶住，‘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他说他在遭遇困难时，就想起校长这句话，就咬牙顶住。”这是借用北方冬天寒冷，宿舍无火，学生贪恋被窝，需要精神上决断起床来

作比喻的。但它透露了校长对学生训话，口吻亲若父子的气氛，又揭示了“圣道本乎寻常，至理不外日用”的道理。

近代文化名流沉浸于中西学海，颇有一些学富五车的通人和奇才。他们即便以文字为戏，也多见风骨性情。章太炎生性高傲，不愿作阿谀逢迎文字，有达官贵人求为祝寿文字，他反借此骂人，弄得求者哭笑不得。有一王姓暴发户出以高价，托人说情求书，乃书一联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此暴发户洋洋得意，悬于高堂，却为识者指出，上联为“忘八”，下联为“无耻”。这则传闻，使傲骨嶙峋的太炎先生呼之欲出了。又比如陆铿的《永怀于右老，草书慰国魂》，记述有“草圣”美誉的于右任的一个笑话。于在家中宴客，醉后作书，一位客人已求得一幅，又再要一幅。也许是他感到此人贪得无厌，也许是醉后信笔而书顺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弄得求书者大窘。只好由于右任的秘书长出来打圆场，把这六个字拆下来装裱，重新组装成“小处不可随便”。这也许纯属趣谈，但趣谈中也带几分机智和雅兴，同时也在喜剧气氛的深处暗示了中国文字单音成义，具有卡通式组合的哲学意味和诗学意味。

因此，我觉得这部《百年国士》，既可以为充实的、富有生命感觉的文学史、文化史提供不少难得的材料资源，又可以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一种遣兴而益智的趣味。近时我写完一篇有关“李杜诗学”的长文，不慎伤足，于随意披阅中免却了我不能下楼之苦。我又想起陶渊明的一句诗来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把奇文与疑义联系起来，是我们读这些有些奇气、饶多感情而难免夹杂偏见的文字时，应该注意的。但话又说回来，当你辨明疑义、揣摩到为文者的心态之时，不也是一种理性和悟性的超越吗？

1998年5月25日

目录

序一 季羨林/1

序二 杨义/4

辜鸿铭 (1857—1928 年)

辜鸿铭先生轶事 梁实秋 /6

记辜鸿铭 胡适 /8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13

绝代的学者 凌叔华 /17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 冯友兰 /21

蔡元培 (1868—1940 年)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29

蔡子民先生的最后遗言 周新 /36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口述 马星野记录 /45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蒋梦麟 /64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傅斯年 /66

记蔡子民先生 林语堂 /69

回忆蔡元培先生 梁漱溟 /72

章太炎 (1869—1936 年)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汤国梨口述 胡觉民整理 /81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纪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诞辰 章念驰 /95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左舜生 /97

章炳麟渊博怪诞 袁宙宗 /102

章太炎 张中行 /108

追忆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薛慧山 /110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陈存仁 /119

梁启超（1873—1929年）

三十自述 梁启超 /141

上台唱戏 胡适 /146

无穷的恩惠 胡适 /149

记梁任公 刘太希 /153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梁容若 /160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165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 /168

齐如山（1875—1962年）

我的外公齐如山

——纪念齐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贺宝善 /184

纪念先翁齐如山先生 齐黄媛珊 /199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台静农 /206

为梅兰芳编戏与排戏 陈纪滢 /209

记齐如山 谢冰莹 /222